春秋別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别典十五卷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稱嘗閱注牒見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未錄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採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名以繫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賓跋稱先仲氏輯春秋别典未脫稿而不幸下世不無掛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廣閱博蒐參互考訂世懸者更數殊者析删其繁複者十一苴其闕略者十三云云則此書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續而成也舊無刊板此本爲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題字惜其抄撮

具有苦心惟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所譏誠中其病然網羅繁富頗足以廣見聞要亦博洽之一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粤瀛彝尊跋稱其字里通志不載莫得其詳虞賓跋中稱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蓋廣東諸生也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陽人初爲諸生後棄去隱韓山之麓以農圃自娛郡長吏欲致之鑿垣而遁著有聽雨篷稿云云當即其人又考潮州在梁爲東陽州後改曰瀛州與粤瀛之稱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書疑偶未見耳虞畿序又稱書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條而無書目則傳寫者佚之矣

春秋別典序

昔仲尼作經口授弟子左邱明懼其妄意失眞迺推論本事作內傳復採諸國名物作外傳盡侈哉博乎其紀事也已觀周篇嘗載孔子將作春秋與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若是乎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盡目覩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今考其書或先經而始或後經而終辨理者依合異者錯皆彬彬乎條分臚布井猶伍兩焉公穀後出譚經不覩史記耳而傳之僅僅什一二耳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捐而不錄者尤衆劉知幾亦謂邱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歟不佞嘗閱注牒見春秋君臣往蹟醇雅奇衺不下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

弗錄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掇其全見輒缺之因不自度略倣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務極恢閎幽章纖巨兼收咸紀蓋庶幾哉擬於舊史遺文之猶在焉嘗僭自謂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氏題之曰春秋別典殊三傳也苟悅有言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戒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烏乎典無當於五志奚取於典也哉或者曰拾金者汰沙掇珠者捐蚌三氏有作皆鏐銑也夜光也子何用矻矻沙蚌是營哉且也無關於聖經何必春秋耶不佞謂不然匠石不遺輪囷醫師不棄溲勃爲取用者衆也且相梨可以充鼎吹竹可以間

聲前鋒後距兵之所以萬全也左驗置對獄之所以平反也
春秋旣曰刑書何厭乎其兩造哉比事屬辭豈盡無取爾耶
況鏡古可以觀今也軌前可以循後也準得可以形失也典
皆有焉凡十五卷書目凡例列在左方粤瀛後學薛虞畿識

輯春秋別典凡例 共七條

凡輯事盡春秋匪春秋之年事無輯也起隱盡哀一如左氏間詳晉大曲沃趙保晉陽雖逾二百四十年之外為晉主夏盟宜詳始卒從左例也

凡輯曰別典匪別弗提左氏內外公穀檀弓既列於經家傳戶誦無用取焉諸子百氏希於聞見蒐羅殆備義取翼傳不妨癖左也

凡輯主分年年據三傳或人可年繫則隨年引經或傳有其人則因人繫事焉史世家不無同異用列分註以資考索

凡霸盛桓文烈稱管晏自非孔氏誰不道之二氏有述桓晏獨備若概錄著斯亦繁矣略加鉛黃唯存馴雅

凡事取實錄不列寓言鄭圃濠梁厘存可據耳

凡文載事輯史例也標僅及事言因事見耑言弗錄也

凡輯萃百家事多錯見此詳彼略甲工乙拙要在參提事必不遺文貴簡要

春秋別典卷一

明薛虞畿撰

錢熙祚錫之校

魯隱公元年己未在位十一年周平王四十九年

晉昭侯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昭侯成邑也師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史記晉世家

鄂侯二年四字原缺依史記補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孝侯子也曲沃莊伯桓叔子也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

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隱五年見傳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庭桓二年見傳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強晉無如之何晉小子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始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晉武公始都晉國後二年卒子獻公佹諸立晉曲沃始終詳矣春秋之世晉霸主也有國始自曲

以故特詳之與左互有詳略○史記晉世家

燕繆侯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爲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納惠王於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公送齊桓公出境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而卒燕事三傳希見特詳之○史記燕世家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卽欲殺之柏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

二童子化爲雉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平王東遷封秦襄公爲諸侯襄公卒子文公立四十四年是爲魯隱公元年穆公始見經○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志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史記正義引錄異傳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

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史記封禪書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應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史記封禪書

秦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寧公魯隱公八年立據史年表八云史作靈公○史記秦本紀

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隱三年經書宋穆公卒○史記宋世家

魯桓公元年庚午在位十八年周桓王九年

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方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楚武王名）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方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按左桓六年楚伐隨八年隨少師有寵楚伐隨秋及楚平莊四年楚武王卒○史記楚世家）

陳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厲公所殺桓公大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曰利公（按左桓五年陳侯鮑卒於

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立兵屬周王戰繻葛陳氏無鬬心是以敗踰年蔡人殺佗見經不稱爵十有二年經書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即厲公與史謂佗爲厲公異○史記陳杞世家

厲公佗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奔齊莊二十二年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

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容之晏嬰與陳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無宇有力事齊莊公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景公弗禁由是田氏得衆家益彊民思田氏陳完始卒備此史記田齊世家○

郭君出郭郭即號桓十年夏號叔出奔虞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我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

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塊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韓詩外傳六

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於車十八年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吾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以彭生除之齊人

爲殺彭生以謝於魯○管子大匡篇

魯莊公元年戊子在位三十二年周莊王三年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拾菜二子出採見老丈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之公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敎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四年楚文王立六年伐申過鄧鄧侯享之十六年楚遂滅鄧○說苑至公篇

荆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

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養我意吾所欲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左申侯有寵於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云云文王卒在位十九年○呂氏春秋長見篇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彊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不得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說苑指武篇

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

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畋三月不反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寧抵罪於先王王曰謹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跪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申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乃變更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呂氏春秋直諫篇

上二事年無攷據特因荆文王伐鄧乃附其後方

齊僖公桓十五年葬齊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召忽至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所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天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也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

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以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柰何管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傅小白○管子大匡篇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見八年傳○韓非子說林

公子糾將爲亂九年經九月齊人殺公子糾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韓非子說林

管子得於魯魯檻而送之齊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呂氏春秋順說篇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跽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魯君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

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子大匡篇

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祓而見桓公○史記齊世家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

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過郯郯無禮故伐之經十一年伐郯郯傳作譚○史記齊世家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說苑尊賢篇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東郭牙中門而立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

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說苑善說篇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賃車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疾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而亡人之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遂大用之爲上卿○呂氏春秋舉難篇

卷一終

春秋別典卷二

魯莊公十三年起

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十三年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歟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歟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摽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略同公羊○新序雜事篇

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寧生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從明日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劌按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歸尙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君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呂氏春秋貴信篇

以下數十條多載桓公委任仲父言聽計從惓惓圖霸之心疑初年勵精時事也彙輯左方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如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召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新序雜事篇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豆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于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

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新序雜事篇

桓公得管仲隰朋辨其言說其意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子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祖考○說苑君道篇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管子小問篇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内然後可以惡外境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

利也然後有害也○管子小問篇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

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管子桓公問
龍闘於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
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
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
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管子菁茅謀

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
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
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
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
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說利請使遊於衞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辭給請使往遊荆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人懇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

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强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管子小匡篇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者之所患也○說苑政理篇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管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學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則尙與之爭曰不如我也百已則疵其

過干己則誹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收也不可暴而殺也可摩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說苑政理篇

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說苑建本篇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說苑敬慎篇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乎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子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說苑貴德篇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則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韓非子內儲說上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

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仲曰君今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少却吾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桓公問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太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說苑反質篇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說苑指武篇

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

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邱而斷政焉○新序雜事篇

秦武公卒史記武公卒在莊十八年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史記秦本紀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早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晉伐邢年

不可考似桓初年事且狄伐邢尚在閔元年晉伐或在先耳○韓非子說林

楚成王惲元年初即位莊二十三年熊惲殺兄堵敖代立是爲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蠻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史記楚世家

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莊二十二年傳備始末○史記陳杞世家

晉獻公八年士蔿說公曰莊二十三四五年傳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史記晉世家

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爲令尹三十年傳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鬬班

殺子元子文爲令尹子文因鬭班之殺子元也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戰國策楚策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於時齊桓方霸楚邦多難子文量力而動舍命不渝此數語未見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

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說苑至公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我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仲乃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

而燎燭也經二十八年書伐衞○呂氏春秋精諭篇

齊桓公將伐山戎經三十年書齊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左傳言伐山戎爲病燕故也○說苑權謀篇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迎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迎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

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說苑貴德篇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而遂得水○韓非子說林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左祛衣走馬前疾以問左右左右不見也管仲曰事必濟此登山之神俞兒也臣聞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左祛衣示從左右涉也桓公果從左度遼水遂得孤竹霸天下桓

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於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管子小問篇 說苑辯物篇

春秋別典卷二終

春秋別典卷三

魯閔公 元年庚申在位二年周惠王十六年

衞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衞經二年書其民曰君之所予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予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衞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衞於楚邱○新序義勇篇

衞文公是年立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狄殺懿公也衞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

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史記衞世家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知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得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安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禎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恭嚴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吾得國君之孽

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禨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矣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虧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新序節士篇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

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今子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深憂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之以爲師也○說苑善說篇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國而伐郭遂

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在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戰國策秦策

魯僖公 元年壬戌在位三十二年周惠王十八年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三年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四年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十二年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

復興○新序善謀篇

虞公不聽宮之奇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帑適西山三月虞乃亡晉滅虞虢俱五年冬○國語晉語按例言左氏內外傳家傳戶誦無用取焉今書中仍收國語二條未詳

百里奚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嘗之齊齊不用又之周周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澣婦遂與奚相失奚遂歸虞事虞公爲大夫及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

語奚曰是不可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宮之奇曰然則子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此條未見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四年秦迎婦於晉百里奚媵焉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銍人蹇叔叔賢而世莫知臣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

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於是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

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說苑臣術篇

奚爲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

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牝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日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墳以瓦覆以柴舂黃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風俗通佚文繹史引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史記商君列傳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之愛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衞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跡於衞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

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衞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八年事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略見傳此尤詳○說苑立節篇

宋桓公病太子茲父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於葵邱九年○史記宋世家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

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坐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吾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也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尊祿而禮之〇此條年不可考 說苑權謀篇

晉初與會獻公死九年國內亂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雄長南服惟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史記齊世家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

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

止〇史記封禪書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書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〇莊子天道篇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

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邱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相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袵非文也凡爲不善徧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社稷之福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說苑正諫篇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日寡人乘馬虎

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伏焉○管子小問篇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

入之言也君必行之○管子戒篇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子戒篇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父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觀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生子而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入之駒者乎

若有見暴如此叟者必不與也公知訟獄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說苑政理篇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新序雜事篇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曰愼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

禝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韓詩外傳十

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失言失言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韓詩外傳十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不知也管仲曰

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焉。新序雜事篇

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家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剡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晉克殺九年事。國語晉語

申生遇狐突兒乃謠曰共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十年。史記晉世家

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內水漿曰馬爲知已者良士爲知已者死鮑子亡天下莫知我安用水漿。初學記引韓詩外傳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說苑復恩篇

秦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穆公問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穆公曰吾聞食

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慚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韓之戰在十五年 ○說苑復恩篇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嶇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位之卑

祿之薄也且夫國之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賢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王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由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說苑君道篇

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

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莊子徐無鬼篇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也能

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也善言而不能以口息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隰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夕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衞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衞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

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衞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齊國大亂○管子戒篇

桓公問管仲疾管仲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內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也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衞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

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乎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卽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絶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揚門之扇十二年管仲受享禮於王以後不見經傳十七年冬經書齊侯小白卒仲卒當在十四年十五年中管子書記仲戒公勿用易牙豎刁開方仲卒公逐三子未幾復用處期年而三子作亂則公亦薨是可證也○管子小稱篇

春秋別典卷三終

春秋別典卷四

魯僖公十四年起

丕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見十年傳○史記秦本紀

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王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二十一年事二十二年爲鹿上之盟二十三年戰於泓次年襄公卒○史記楚世家

晉文公入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秦穆公納重耳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我反

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而誰唯二三子者以為已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

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說苑復恩篇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飡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臥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已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飡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飡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吾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狐

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歟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躭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洗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乎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說苑復恩篇

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不可爵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腊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也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與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水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說苑復恩篇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

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爲焚其山

宜出乃焚其山不出而焚死○新序節士篇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大小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毋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詞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者君諸侯聞之必

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員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也身辱而君肆行汚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汚辱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其命矣伏劍以死○新序節士篇

晉文公問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而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

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說苑至公篇

翟人有獻封狐文豹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嘆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韓非子喻老篇

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說苑政理篇

晉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

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
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斯之謂乎○說苑政理篇
晉文公舉兵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
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
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
有伐其北鄙者此舉疑未救宋之前信義未孚威聲未振時事○列子說符篇
晉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
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
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
僕頓首于軫曰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
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版築有時無奪農功

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柰何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懽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乎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

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柳下惠姓名不見於經唯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纔見其名於傳耳下數條皆無據但借附柳下惠之後○說苑奉使篇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

重矣猶輿之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新序節士篇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春秋繁露越大夫不得爲仁篇

柳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而不

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而心不易兮豈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爲謚云。列女傳賢明傳

城濮之戰二十八年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埽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衞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說苑權謀篇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說苑權謀篇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說苑君道篇

晉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郤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虎非親言之者也而賞及之此疏遠者之

所以盡能竭智者也○呂氏春秋不苟篇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晉踐土盟辭說苑反質篇○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父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

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道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問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

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新序雜事篇

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爲而文公悅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墨子兼愛下篇

晉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爲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而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奚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受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以上諸條年次無考據姑附文公城濮圖

霸之後三十二年冬文公卒六年敗秦師於殽。說苑尊賢篇

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秦伐鄭弦高以十二牛犒師即此年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經吾地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車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師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詳見三十三年傳說苑敬慎篇

春秋別典卷四終

春秋別典卷五

魯文公 元年乙未在位十八年周襄王二十六年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使下臣願藉塗而祈福焉天子許之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願公備之晉果襲聊阮梁蠻氏 ○呂氏春秋精諭篇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治然尚時亂今戎則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歎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

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我國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圖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

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待之左傳秦戰彭衙在二年按史記秦誘由余在戰彭衙之後○史記秦本紀

秦繆公問於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截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以爲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蓐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斿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

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繆公說拜由余爲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戎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繆公奪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說苑反質篇

繆公益厚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三年事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流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史記秦本紀

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此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

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條年無考証按傳六年秦繆公卒此宜附之繆公未卒○淮南道應訓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康公六年立十八年卒事希見○韓非子說林

楚莊王立爲君十四年立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而無日矣

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刎鐘鼓之縣明日授蘇從爲相。說苑正諫篇

莊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尙衣冠御巾櫛十三年矣前

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新序雜事篇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尙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

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烏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楚沈令尹一作虞邱子左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即叔敖叔敖始見傳○韓詩外傳

二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說苑君道篇

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以告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吾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

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則不死矣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新序雜事篇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叔敖曰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霸我不若子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若我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爲子遊沈尹莖遊於郢荊王欲以爲令尹辭曰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呂氏春秋贊能篇

楚令尹虞邱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訟獄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

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饜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絶域遂霸諸侯非子而何虞邱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而不忠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邱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邱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說苑至公篇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士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麁衣冠白

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情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〇說苑敬愼篇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上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

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一作諸邱丈人 韓詩外傳七
孫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

恣自高其車○史記循吏列傳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强人君幾至失國而不悟士幾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新序雜事篇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爲令尹也乘馬三年而不知其牝牡○淮南子人間訓無末句孫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乘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說苑反質篇作趙簡子文與此同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筴聞於國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益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交皆信誠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皆多賢左右皆忠主有失皆敢分爭

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新序雜事篇）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莊王曰善○（列子說符篇）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爲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

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至公篇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說苑至公篇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我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遂入見莊

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也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道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時吳未有子胥之事恐後人增入）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辨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於

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說苑正諫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淮南道應訓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示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幸甚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

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肖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韓非子和氏篇）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絶之言於王曰今滅燭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而絶之願趣火視絶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飮不絶纓者不爲樂也於是絶纓無完者不知王后絶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飮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

行五合戰五陷陣刦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何爲於寡人厚耶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尙可爲王破吳而强楚〇韓詩外傳七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〇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隨兕一作科雉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命誅左右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必有故願王察之不出三

月子培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賞有功者培之弟進曰臣兄有功於車下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驚懼而爭得之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呂氏春秋至忠篇

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於是以馬屬大官○史記滑稽列傳此條似有脫文按史記云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衞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

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飢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人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新序雜事篇）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十八年）文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按傳十八年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惡文公太子視其弟也宣公文公妃敬嬴子按）立爲魯侯公子肹者宣公之同母弟也

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宣十七年經特書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應弟稱公弟子之也○

新序節士篇

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

也乃至於此卽壞九層臺也按左傳荀息死奚齊卓子之難靈公時而稱荀息恐非靈公文六年立宣公二年弑○御覽四百五十六引說苑今說苑無此文

春秋別典卷五終

春秋別典卷六

魯宣公 元年癸丑在位十八年周匡王五年

趙宣孟見骫桑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餔之與脯一朐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轝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之餓人也還鬭而死宣孟遂活 經二年書盾弒君○

呂氏春秋報更篇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

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夫樹木曲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可不愼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焉不亡則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夏徵舒九年陳殺泄冶○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積蓄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說苑權謀篇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列行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趍擊之大敗吳師按左傳倚相楚靈王時人莊王時而稱倚相恐非是○說苑指武篇

楚莊王將縣陳聽申叔時之諫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爲陳君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十一年○史記陳杞世家

楚王將興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者非忠臣也於是遂諫曰君今貪彼之土所謂知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螳螂欲攫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而黃雀不

知放彈者方將窺而斃之也臣敢愛死不以告王哉遂不伐晉○韓詩外傳小異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臣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說苑奉使篇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

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新序雜事篇

楚莊王旣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說苑權謀篇

莊王旣服鄭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如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而我獨不得若

我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俱鄒之戰○說苑君道篇

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於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將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韓詩外傳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

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韓非子喻老篇

莊王欲伐陽夏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有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說苑正諫篇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歸而封孫叔敖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邱者其地确石名醜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敖死王

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淮南人間訓韓非子喩老篇

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而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困窮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

將以覇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二十字原缺依史記補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今妻子困窮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田四百戶以奉其祀十八年莊王卒○史記滑稽列傳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

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按左氏宣十六年士會爲政十七年請老乃晉景公之八年也至成八年趙氏方有下宮之難趙文子時未之生也安能薦士會爲政哉此事見列子列多寓言郎非寓言而記事亦欠覈矣　左傳宣十六年士會將中軍爲太傅晉之盜逃奔於秦○列子說符篇

魯成公元年辛未在位十八年周定王十七年

吳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泰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方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蠻方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

壽夢一十九世 按春秋成七年始書吳伐郯○史記吳世家

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不見經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南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大乎哉禮也 史年表壽夢元年卽成公六年以前不見經文○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

晉趙盾薦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初盾在時夢見叔帶持盾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吉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於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

盾雖不知猶爲賊首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復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且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八年事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程嬰者皆朔客也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即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柰何杵

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强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葆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

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成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命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

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爲不能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祀之不絶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史記趙世家新序節士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事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共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蹵其體共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淮南氾論訓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者也○說苑至公篇

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西周○戰國策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

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矣二士者可謂學矣○呂氏春秋博志篇

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無所綣威行四方而無所紲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十八年事○淮南人間訓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詳晉語○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魯襄公元年乙丑在位三十一年周簡王十四年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去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

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內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六年子罕見傳郎樂喜○呂氏春秋召類篇新序刺奢篇）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則同食出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

惟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尙是子韋之遺德餘敎也吾故貴之且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說苑尊賢篇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怒之曰夫介異乎人臣而獨忠於主主明賢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二年子國爲司馬五年來聘八年子產始見傳子國責子產以不喜侵陳○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周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之言弗能尙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赤白汝聲淸汝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

汝愼無言禍將及汝其後太子果死按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將壅之太子晉諫之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逸周書小異

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按左氏十三年楚共王卒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攫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國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猶兎走也共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說苑建本篇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向者穀臣之觴吾

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不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甯喜之難作穀臣死之使人迎其妻子分祿而食之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知可以謀微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甯喜弑君剽而入衛獻公在二十六年右宰穀臣實爲甯喜伐孫氏二十七年○呂氏春秋觀表篇

齊晉相與戰平阿平阿經傳俱無據疑是平陰之餘子亡戟得矛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遇高唐叔之孤叔無孫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

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罹其難疾馳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十八年中行偃伐齊齊御諸平陰十九年偃死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報平陰之役○呂氏春秋離俗覽

晉逐欒盈之族二十一年盈出奔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說苑復恩篇

齊莊公且爲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二十三年伐晉報平陰還襲莒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有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

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傳作杞殖華周）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我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我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我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我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我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

日中而忘之非信士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弛而隅西崩○說苑立節篇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袧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不得將死之與其友俱立於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屈也有可以加乎○呂氏春秋離俗覽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

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謝之曰夫薦汝公也以子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晉悼公時祁奚所薦者此必有誤○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侯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拂我乎而

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說苑君道篇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者曰此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韓詩外傳八

春秋別典卷十八終

春秋別典卷七

魯襄公 二十五年起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則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二十五年○新序義勇篇

齊人弑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弑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說苑君道篇

崔杼弑君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

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余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從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能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說苑立節爲韓詩外傳

八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子謂晏子曰子與我我

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我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行成節然後去之晏子十七年始見傳○新序義勇篇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曰不與公孫氏者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子不說直兵造胷勾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齊國與子共之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聞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崔

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之而去○呂氏春秋知分篇

延陵季子遊於晉二十九年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譆力紬哉國乎立其朝曰譆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紬也吾立其朝其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伐善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說苑政理篇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

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之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〇新序節士篇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〇韓詩外傳十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橰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功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灌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恥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說苑反質篇

鄭之富人有溺洧水者人得其屍者其子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金愈益求愈甚其子患之以問鄧析曰置之彼必無所更賣矣子產治鄭（二十年子皮授子產政昭二十年卒）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鄭國大亂民日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民心乃服

法律大行按左氏定八年駟顓嗣大叔爲政殺鄧析傳非之諸書多作子產殺鄧析何也姑存之○呂氏春秋離謂篇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惡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列子立命篇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裳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簡公襄七年立○說苑政理篇

鄭昭公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

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鄭昭公在魯桓公年非子產時君也疑簡公○史記循吏列傳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歿簡公之身無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也國人不定朝廷不能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事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

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色○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乃輟攻鄭○呂氏春秋求人篇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夫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其猶鞹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新序雜事篇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

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襄十五晉平公立至昭十年平公卒在位歷年多而事甚衆難一以年考也盡繫於襄之末年○說苑君道篇）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說苑善說篇）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

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孰矣奉而薦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君之力也晉悼公命叔向傅太子彪即平公故叔向事獨多○新序雜事篇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公作色大怒問曰田差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女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說苑反質篇

晉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

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之爲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新序雜事篇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無隱左右言及國無罪昭元年敗狄於大鹵○說苑善說篇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

炳燭乎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說苑建本篇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擧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淮南齊俗訓

晉平公之時寶藏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

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平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韓詩外傳十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而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說苑貴德篇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晉平公鑄大鐘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

晉平公泛西河中流樂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一作固桑跽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河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吾食客二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租暮食不足

朝收市租尚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能加高損一把飛不能加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也將腹背之毛耶平公默然不應〇韓詩外傳六　新序雜事篇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侯土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楚伐蔡而殘之〇說苑權謀篇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賜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子為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曰盲臣不習范昭遂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

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而太師其與焉○晏子春秋雜上韓詩外傳八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說苑正諫篇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非狐偃也）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屈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說苑正諫篇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諸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犇齊四年高偃如晉請兵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按史年表在昭公七年見傳傳曰燕簡公○史記燕世家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

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於國家哉○新序雜事篇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

朱足憎烏而愛狐今者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烏爲狐裘之故非爲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悅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郞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何如師曠不樂

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說苑辨物篇

叔向之殺萇宏也數見萇宏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宏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宏也乃殺之左氏哀三年周人殺萇宏趙鞅惡范氏及周之劉氏萇宏事劉文公故因人殺萇宏此日叔向殺宏非也○說苑權謀篇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之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不城秦因出之荆王大悅以金百鎰遺晉此條類戰國策士之謀疑

非羊舌肸之爲也且云以百金見叔向叔向受金益知其非是矣肸親數鮒之賄而已以賄聞乎決不然矣○韓非子說林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所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紉而不折廉而不缺何以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柔者得焉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懐謙不足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矣平子曰善〇說苑敬愼篇

春秋別典卷七終

春秋別典卷八

魯襄公

二十五年齊景公立至哀五年方卒而晏子則自昭二十年以後不見傳晏子景公問答疑在襄末昭初之年故類輯於此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賄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是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復至東阿也屬託行貨賄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

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請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與焉○晏子春秋外篇說苑政理篇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

之食足矣使者三返并辭不受也○說苑臣術篇

晏子朝乘

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

晏子對曰賴君之賜足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邱據遺之路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路車乘馬君乘之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說苑臣術篇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

辱乎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琴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勿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晏子春秋雜上 說苑正諫篇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

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未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

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爲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狥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右駙馬之左驂以狥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

旅解約束盟誓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旣旦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illegible]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發疾而死○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飮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飮乎公曰辭

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能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君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鄙野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說苑臣術篇

越石父貧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

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脫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延入爲上客○史記管晏列傳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史記管晏列傳

越石父曰（原本與上條合為一今析之）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人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出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

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以不慎擇人在其間〇說苑雜言篇夫臨財忘貧以下說苑本別提行蓋非越石父語薛氏誤并取之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者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

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騶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者吾見維星絶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說苑辨物篇）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何害於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

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顆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焉有距而不入者哉○說苑正諫篇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非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紫綏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之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辨也一鄰之鬭也二衆之勝也林既曰不知

君之所謂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庭作色端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說苑善說篇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寮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說苑政理篇

復槀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槀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

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說苑政理篇按此條齊桓公事當移入第三卷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爲也○說苑政理篇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說苑政理篇

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公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說苑尊賢篇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當今之世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說苑權謀篇

景公畋於梧邱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倚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邱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

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也○說苑辯物篇

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小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愼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罰不愼矣孔子荅曰昔康叔封衞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敕誡之文其書曰惟爾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措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

之教也○孔叢子論書篇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我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說苑臣術篇

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六月不歸後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比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比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說苑正諫篇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其君陷難者也（晏子春秋問上說苑臣術篇）

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

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得盡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晏子春秋諫上 說苑辯物篇）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

之則何蓰之有君不推此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粟菽幣帛腐於內府惠不徧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以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蓰何足恤哉○說苑至公篇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僛僛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晏子春秋雜上說苑反質篇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乎梁邱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惟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嚴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新序刺奢篇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說苑正諫篇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

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說苑正諫篇

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一作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於是乃召聚數之景公之前曰鄧聚爲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絶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請爲寡人謝之○韓詩外傳九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解之勿傷吾仁也○說苑正諫篇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網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僕曰此齊之賢者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今乞所以養母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子曰夫子勉之晏子太息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負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告之曰養及親者身抗其難晏

子見疑吾將以死白之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退而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齊君大駭乘驛自追晏子請而反之聞北郭騷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呂氏春秋士節篇

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太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受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

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韓詩外傳十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進請服裘對曰嬰非侍衣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說苑臣術篇

梁邱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也故難及也○晏子春秋雜下說苑建本篇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入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說苑君道篇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而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縱肆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

戎事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旁達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說苑君道篇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且能專對矣 ○韓詩外傳八

晏子使於魯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止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葢廬以避燥濕君爲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輒罷役仲尼聞之嘆曰聲名歸之君災禍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當此道者其晏子耶○晏子春秋諫下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

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之也。說苑奉使篇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楚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故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楚而盜將無土地使之然乎楚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說苑奉使篇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

更從大門入見楚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說苑奉使篇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薪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召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

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前條史記似略當從此參入之○新序節士篇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之弱而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之弱而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說苑貴德篇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乎晏子對曰君在何爲而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說苑貴德篇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嘆曰令

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說苑貴德篇）

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

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也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返（左昭二十年田於沛○韓詩外傳十）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辨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說苑奉使篇）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

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韓詩外傳四

齊景公問子貢曰子誰師對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若何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賢若何乎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師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之譽得無太甚乎對曰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太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豈其然○說苑善說篇韓詩外傳八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晏子春秋雜上 說苑貴德篇

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韓

詩外傳八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韓詩外傳八

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列女傳辯通篇末句作殆有說內之至哉說如字句絕內即納至當作室晏子春秋云是必有故令內之文義甚明薛氏所改殊謬且删去上下文而獨存此數語尤不可解

景公與晏子適魯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深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縲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

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他日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雖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且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孔子曰夫死病無

可爲豎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孔叢子嘉言篇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也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叢子記義篇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

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聖人之智豈不大哉○說苑權謀篇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說苑雜言篇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新序雜事篇

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勾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事上而惠於下矣○淮南道應訓

晏子謂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括和氏之璧井里之棄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也故君子慎所修○晏子春秋雜上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

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捷曰吾再搏乳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黿御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頸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吾獨不逮又刎頸而死○晏子春秋諫下

景公遊於菑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

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而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
而往焉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寸尺寡人
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
寡人而加於夫子寡人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說苑君道篇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
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自吾失晏子於今
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
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
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
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
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

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者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說苑君道篇

晏嬰卒後范中行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素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史記田齊世家

靈公行汚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梁丘據問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

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孔叢子詰墨

春秋別典卷八終

春秋別典卷九

魯昭公元年庚申在位三十二年周景王四年

宰我聘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邱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邱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邱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邱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也○孔叢子嘉言篇

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所以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不可不慎也 ○說苑雜言篇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呂氏春秋高義篇說苑立節篇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 ○淮南氾論訓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

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斑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叔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歟又何賀（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楚靈王爲申之命（四年事執齊慶封）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徇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邱之蒐而戎皆叛之由

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飢而死乾谿之上○韓非子十過篇

孔子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言文王操也○史記孔子世家

訪樂於萇弘萇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

不窮其聖人之興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既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十八年○孔叢子嘉言篇

陳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於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八年事同傳使棄疾爲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

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史記陳杞世家

魯築郎囿九年事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惡聞嬉戲之遊罷其所治之民乎見傳說苑反質篇

楚靈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銷人

又以士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掩殺靈王而奪之位○史記楚世家

楚平王初即位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爲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史記陳杞世家

晏子病將死斵楹内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晏子卒在定九年○說苑反質篇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

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取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乃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苑尊賢篇

燕有左伯桃羊角哀者二人相友聞楚平王好士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絶糧罄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哀辭之桃曰子不我受同我於死無名可痛哉於是哀受之桃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御覽四百二十二引列士傳小異

許悼公疾瘧飮藥毒而死十九年事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

年而死故春秋義之○新序節士篇

費無忌一作無極復於楚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楚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通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固闘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十九年無忌譖太子建見左氏二十年譖殺伍奢子胥奔○淮南人間訓

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亡而之吳乃曰

父死而不死則非父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酒適闔廬治味以求親闔廬甚便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及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在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兵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城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鐘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新書耳庳篇）

伍員亡楚急求之登太山而望鄭曰其土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問所之許公東南而唾員再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一小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

之絕江問其姓族不告解千金之劍與之不受曰楚今得伍員者祿萬擔金千鎰昔子胥過吾猶不取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員過吳使人求之不得也每食必祭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爲也而無以爲報矣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唯江上之丈人乎 ○呂氏春秋異寶篇

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反報平王王聞之卽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行哭林澤之中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

伍員與勝奔吳到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具有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漁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

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員者賜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之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我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人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

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賑窮途少飯亦何罪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

伍子胥見王子光光惡其貌辭之伍子胥曰此易也願王子居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說之王子許之伍子胥說之半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耕於野七年光代王僚為王任子胥六年

然後大勝楚於柏舉鞭楚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呂氏春秋首時篇

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武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絶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令不從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何如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望見斬二愛姬驅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處心思士欲

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
涉泗逾淮越千里而戰者乎吳王大悅因鳴鼓令軍集而攻
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子胥與要離見吳王吳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下里
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
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卽進曰大王
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
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
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
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
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

義非忠也懷室家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
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從臣矣王曰諾要
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
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衞求見慶忌曰闔廬無
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
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廬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
忌從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
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
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哉天下之勇士也
乃敢加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也
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

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勸其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斷手足伏劍而死○（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東海有勇士曰菑邱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而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從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

天怨不全日入怨不旋踵至今不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邱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邱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邱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子耳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善猶若是乎〇韓詩外傳十

中行穆伯攻鼓十五年事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鏃不

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吾賞之是賞佞人之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淮南人間訓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員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

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去小智而大智明去不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莊子外物篇）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宋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輒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値寡人有懽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爲昭公如晉卒於曲棘見左傳○列子說符篇）

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廬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莫

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中然後成物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鑠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於鑪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廬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

孫聘於吳闔廬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嘆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闔廬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廬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

父之讐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廬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

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新序節士篇

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縣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新序刺奢篇

萇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宏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宏按左氏哀三年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史記封禪書

終

春秋別典卷十

魯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二十六年卒昭王立○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

魯昭公棄國走齊（二十五年遜陽州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齊君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昭公曰輔弼無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無益也於是昭公

卒死於乾侯〇晏子春秋雜上

專諸者堂邑人也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雄顏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進之子光得而禮待之二十七年殺王僚〇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

白喜歸吳一作白嚭郎太宰嚭闔廬傷之以爲大夫與伍胥共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喜而信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

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驚鷰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昭二十七年楚殺郤宛伯州犂之孫嚭出爲吳太宰○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吳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將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卽去之楚聞之用子常退子期吳遂破楚入郢定四年○韓非子文小異

趙簡子春築臺于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縣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愓然乃釋罷臺役曰我以臺爲急不知民之急也民以不

爲臺故知吾之愛也○說苑貴德篇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媿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呂氏春秋達鬱篇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吾未以往而趙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矣乃輟圍衞○說苑權謀篇

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求之今

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黜吾善也○呂氏春秋驕恣篇

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敎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董安于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刑焉簡子曰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殺白騾取肝以與胥渠無幾何趙興兵攻翟廣門之官皆先登而獲甲首○呂氏春秋愛士篇

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衞十年矣而衞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伐衞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衞有士十人於吾所十人者其言

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故簡子之時衞以十入按趙之兵○呂氏春秋期賢篇

或謂趙簡子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說苑君道篇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寅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何也封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

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說苑辯物篇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盈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爲和○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大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何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說苑善說篇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大夫飮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唯唯而亡

武王謗謗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于亡矣是以泣也○新序雜事篇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說苑反質篇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扁鵲諸書俱作趙簡子時人惟國策作秦武王時人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吾之帝所

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䇿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閒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側帝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

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亂雖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有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變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欲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

子滅之○史記趙世家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矣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惡傷其類也○說苑權謀篇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衞息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淩遲文武

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衞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孔叢子記問篇

楊因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主好士故走來見簡子聞之絶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見過矣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醜婦之讎也盛德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說苑尊賢篇

邯鄲之民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

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不若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列子說符篇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可謂內省外知人矣○說苑臣術篇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之辭于二簡授二子曰謹藏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資治通鑑本韓詩外傳今外傳無此文)

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其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足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

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史記趙世家

董安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之○韓非子內儲說上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卹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

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說苑建本篇

簡子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屨而履之夫美下即耗上妨義之本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春秋別典卷十終